



## 童年会消逝吗

李建树

现在人们一说起孩子，便会拿自家的孩子与国外的孩子比，说人家的小孩才像个小孩，看他们上学也不必正儿八经地坐在教室里，而是可以在教室里打打闹闹，老师来了也不必像老鼠见了猫似的缩颈勾脖，还可以跟老师开开心心开玩笑。放学了就开开心心地回家或去打橄榄球，而不必像我们那样，课后还有好几门课的高价名师正在等着他们去接受家教加餐。家长多花些钱孩子少休息都没关系，为的就是别让自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有一个名叫尼·波兹曼的美国作家写了一本书：《童年的消逝》。他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文化‘敌视童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他认为“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一个伟大发明，它是由印刷术创造的。印刷文字必须经长久学习才能掌握，这就使识字多的成人和识字少的儿童之间有了明显的界限，成年人得以保有秘密和禁忌。于是童年就产生了。

然而时至今日，在电子媒介面前，只要眼目清亮，什么都是一看就能明白，成人和儿童之间关于秘密的界限消逝了，童年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小孩玩iPhone和iPad有时比成人还溜。

虽然以上所说都有点道理，但我还是不相信童年真的会消逝。因为儿童天性本身就是保存童年最大的力量。何况儿童本身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存在，也是一个生物年龄的存在，儿童的成长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有研究表明，人脑的“芯片层”要到17岁才能发育完全。虽然我们看到过一些早熟的孩子，他们会做出一些让成年人难以接受的举动。但总的说来，儿童的心智发育、能力成长与他的年龄之间有一个特定的关系。儿童即使在电视或网络上看了婚恋情感

电视剧，也只能是模仿着搞点游戏。

进入21世纪之后，有关电视、互联网、手机和电子游戏对儿童负面影响的报道层出不穷，同时，印刷文化对童年的积极作用则得到了夸大。另一方面，人类还在努力改进、完善工具与技术，同时规范对工具与技术使用的环境。比如电视节目的分级制、网页清洁制度的规定和检查，比如有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等等。

在世界范围内，呼唤童年正在成为成人肩上的责任。有报道说德国很多学校的基本原则都很相似：发展天赋，强化和扩展社交能力以轻松适应社会。但要学习的东西有那么多，孩子们的童年时光已经所剩无几。回头看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孩子，不也正在经历这样的成长之路么？这同样使得我们没有能站在孩子的身后，捍卫他们的童年。相反为了那一句“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话，我们正在努力压缩孩子的童年进程，将越来越多的知识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硬塞进他们的头脑。因为我们的一切都以未来为导向，天天在设计自家的孩子将来能够做什么，能不能有一份既体面收入又高的工作。为此，我们总想充分利用时间，以致掠夺了孩子们的童年。

当然，就像我不相信童年会消逝一样，我们的社会正全力以赴地为孩子们创造条件以让他们充分享受童年时光的美好生活。

有一份可爱的儿童文学期刊，他们打出的口号是“本刊适合9岁至99岁的人群阅读”，报纸副刊发表优秀的散文作品呼唤童年，如《童年去哪儿了》、《童年，在千里之外》、《此生愿得童心在》等，以真情实感记叙生命中那些纯美无忧诗意的日子。这些日子虽远离，却永不消失，因为那正是童年的日子。

## 你即你所读

潘玉毅

在我看来，读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小时候，零花钱不多，最羡慕别人家的小孩总有闲书看。于是变着法子跟人套近乎，希望他们可以把书借给我看。及至上了初中、高中，每个月省着饭钱，哪怕饿肚子，也要留出一二百块钱用来买书。有时为了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不惜饿着肚子跑遍慈溪的大街小巷。

上大学后，我几乎在西安大大小小的书店和图书馆里都留下了脚印。看到喜欢的书籍，常常一坐就是三五个钟头，起初随带笔记本，看到有用的文字就抄录下来，后来书店的店员不让抄了，那时没有买相机，手机像素也不像现在这么高，所以只能靠背诵。

从上古三代到强秦盛唐，再到宋元明清，我如一个不知止步的精灵，游历了无数朝代。掩卷沉思时，是翻滚的历史画面，是书中故事的历历重现。对我来说，书籍给予的不仅是知识，还给驿动的心提供了一方栖息的宁静空间，当然那只是栖息，不是长住。书本不是个肯留人久驻的客栈，在书里，不是你来便是

我往，就像岁月流离。

如今，我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了，看书的时间却少了。转身遥望那段“蹭书看”的日子，感觉挺傻的，但是又是那么充实和幸福。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本书也是一个人。阅历不同，书的内容就有了差别；而书的内容不同，它能带给人的启迪也不尽相同。就像有人读书只为那书中的黄金屋和千钟粟，有人读书只为充实自己，“胸怀卷册天生彩，腹有诗书气自华”。大抵书与人是相通的，人若肤浅，书也深奥不到哪儿去；书若寡识，人也不大可能博闻强识。

读书使人明智。很多时候，你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接触什么样的人、读什么样的书有关。同样，你读什么样的书、交什么样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即你所读，所读即所悟。人生免不了磕磕绊绊，但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财富，让我们成长、智慧。

## 生活的「一」法

王梁

总第5659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 生活

眼睛一睁一闭，一天就过去了——很多人的生活并不像这句小品台词所概括的那样轻松惬意。在一睁一闭之间，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以及杂碎的家事就可能把一天充塞得满满当当，使我们喘不过气来，那份理想人生的诗情画意、悠闲自在也许早已沉沦在心海的洋底。有人习惯了，有人倦怠了，有人怨怼着，有人将就着。

我在一所中学工作，从早到晚都呆在学校里，备课、上课、改作业、辅导学生，日子就在这样的忙碌、繁重和庸常中一天天流过，很多次经历着迷茫和挣扎，我也试图在有限的改变余地中努力寻求职业和自我的意义，让生活能够散发出一些迷人的意趣，让自己多一份优雅和快乐。

也许是学过心理学的缘故，我特别喜欢用“一”的积极暗示来约束和整理自己的生活。所谓“一”，主要是指花较短时间、较少精力完成微量任务，使自己每天都有小的收获，体验到充实和满足，进而撬动略显沉重乃至有些乏味的生活，涂抹出一些鲜亮的色彩。日复一日坚持做这个“一”，集腋成裘，从量变走向质变，久而久之，整个生活状态也焕发出意蕴和光彩。

第一个“一”体现在每天的出行上。我的工作单位坐落于小城东端，居所则租住在4公里开外的城西。每天一般来回两趟，或骑用公共自行车，穿行于城区两端，时不时变换行走路线，以领略小城的街容巷貌以及平常人家的生活风情；或漫步、小跑于石板砌成的小道上，一年四季，一日晨昏，风景各异，最美数春天早晨或是夏日傍晚，但见树木葳蕤中掩映着亭台楼阁，鸟语花香，水塘镜面里倒映着天光云影，落霞满天，别有一番景致和情趣，顿生心旷神怡、身心舒泰之美感。

对于教师来说，读书算得上头等大事，但现实中，琐碎机械的工作挤压了读书的时间和精力，也逐渐磨灭了阅读的志趣，于是不少人远离阅读或仅在浅阅读中活动活动自己的精神筋骨。在这方面，加拿大人奥斯勒给我启发很大，他是个医生，工作很紧张，但不管怎样，每天睡前他都要读15分钟的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睡前15分钟的习惯让他饱读了1098本书，他也借此成为著名学者。这个故事是那样的具有感染力，激发自小爱读书的我也要求自己每天必须精读一篇以上的教育、人文方面的美文佳作，背诵一首古典诗词，这些目标其实很容易在工作生活的零碎时间中悄然达成。对于大部头的经典著作，我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每天不多不少看上一个章节。

每天午餐后，我常常沿着操场的跑道走上一圈，然后穿行过校园内一座小山山麓的步行道，进到学生公寓下的地下停车场，从车子后备箱取出笛子，开始吹奏。吹笛是初中时自学的，造詣一般，但在无人空旷的停车场里，不用担心旁人的干扰与窥听，悠远的回响也能助我轻易找到演奏的最佳气息和心绪，安心沉浸于《姑苏行》、《春江花月夜》等悠扬古曲中。吹奏间隙，以笛当剑，习练大学里向民间武师学来的陈氏太极剑，或是走一遍陈氏太极拳、赵堡太极拳等，行云流水间体会阴阳转换、虚实相间的精妙之处。

类似的“一”法还有很多，例如规定自己每天写上几百字以锻炼文笔和思维，每周写一篇随笔或散文，每月观赏一部电影，甚至像福楼拜一样天天按时看日出，等等。这一个个的“一”散落于繁杂工作的间隙或边角，却开出了美丽芬芳的小花，让原本连成一片的沉重生活摇曳出明媚和缤纷，每一天也享有了钱理群先生所说的“黎明的感觉”。



永鸣益吞世界

## 益往直前

18

我辛苦一个多月建立起来的伊拉克情报网，就这么无情地瘫痪了。于是，我们只能非常“饥渴”地看各种新闻，约旦电视台的新闻，CNN、BBC、美联社的消息，各种外电报道，还有那时已经势头很猛的半岛电视台。根据这些消息源综合素材，我在酒店楼顶租用的直播点，开始跟国内连线报道。

巴勒斯坦酒店的天台，就像是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翻版，众多媒体老朋友在这里重逢汇聚。我身旁就是BBC的记者，他们因为做了令伊拉克当局不满的报道，被赶出来了。美联、路透，还有英国ITN（独立电视新闻公司），也是接到了总部的命令，撤出了伊拉克。路透社有一个摄影记者留在巴格达，半岛电视台也留了两名记者驻守，其他大部分西方媒体，也撤到了约旦，聚集在这个小小的酒店天台上。

我在连线报道和工作的间隙，还在巴勒斯坦酒店遇到了CNN著名的战地记者，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阿

曼坡和尼克·罗宾逊，他们在战前被伊拉克当局撵了出来，和我们一样在各种信息源中晃来晃去，寻找新闻线索，打探各种消息和情报，谋划着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开战的前两天，我其实感到非常迷惘。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信息像是随着导弹一起爆炸了，纷繁的碎片漫天飞舞，几乎每分钟都会有新的消息。从2003年3月20日凌晨开始，我跟国内的连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整天都在密切地关注战况。当时我们在巴勒斯坦酒店的七个央视记者，紧急分工，有人负责关注实况信息，有人从约旦官方去了解一些中东国家的反应，有人直接上街去采访约旦的相关人士，了解他们对于开战的想法。这么多的信息，一手的、二手的，如同潮水澎湃，但我还是觉得不够，不对劲，不死心。

毕竟，约旦不是战争中心，真正的新闻战场，亿万观众关注的真正焦点，仍在巴格达。

于是，我本就没死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跟冀惠彦他们商量说，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既然在这么近的地方，能不能想个办法，再找个途径进去？

可是，战争爆发后，约旦这边就关闭了边境，再要过去，只能想办法找私人渠道，也就是偷渡，感觉很悬乎。而且，开战第二天我们就听说，“死亡大道”约伊公路已经成为联军轰炸目标，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炸身亡

了，贸然去闯，显然不是理智的决定。

其实那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到了伊拉克的南部，靠近科威特的伊科边境。因为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拒绝了美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把路堵死了。所以美英联军大部队实际是在伊科边境集结，新闻媒体已经有所报道，美军在该处集结了12万人，英军有4万人，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军队。

从3月20日开战起，伊拉克每天都处在一轮又一轮、接连不断的空袭之中，美国宣布第一轮的空袭是“斩首行动”，紧接着又有“震慑行动”。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各种舰船，发射精确制导的“战斧”导弹，还有各种战略轰炸机、隐形轰炸机、F117、B2等，直接飞进伊拉克领空，对伊拉克各地的目标进行轰炸。除了巴格达首当其冲之外，巴士拉、摩苏尔等一些战略重地，都遭遇了频繁的空袭。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节奏。每隔一两个小时，空中就响起凄厉的警报声，导弹倾斜着飞向地面，天空震颤，光芒耀眼，阻断视线；地上的建筑仿佛在摇晃，下沉。每次空袭过后，都有那么一段死一般的寂静。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按照美军的部署，空袭一段时间后，就要开始地面战，军队就从科威特进入。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任伟